

齐涛·主编



陈建宪·著



中国民俗通志

【民间文学志】(上)

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K892.2
Q066

齐涛·主编



陈建宪·著



中国民俗通志

【民间文学志】(上)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通志·民间文学志(上、下)/陈建宪,林继富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民俗通志/齐涛主编)
ISBN 7-5328-5289-X

I.民... II.①陈...②林... III.民间文学—文学史—中国
IV.1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6224号

中国民俗通志【民间文学志(上、下)】

齐涛·主编

(上)陈建宪·著

(下)林继富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二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82092663
传 真:(0531)8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mm×1092mm 16开本
印 张:43.75印张
插 页:6插页
字 数:631千字
书 号:ISBN7-5328-5289-X
定 价:88.00元(上、下)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539-2925659



总序

志者，记也。志书亦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之类，与史书同源而又有别。史书注重人与事，尤注重人们的言语与活动，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也，是先个体而后集合；志书则关注凝固化的业已定型的自然、制度以及作为群体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是先集合而后个体。与之相应，史家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把史家之史观付诸史笔，褒贬裁量，评判古今，其叙事则是详往而略今；志家追求的是事物之本来，叙而不议是其根本特色，并不注入志家个人的议论评判，其记述则是详今而略往。志与史是中国文化之两大渊薮，其意义均不待言。

志书之由来也渐，若计其源头，大略有四，即《禹贡》、《周礼》、《山海经》、《华阳国志》。中国古代志书之类别亦以此分焉。

《禹贡》为《尚书》之一篇，成书于

周秦之际，基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全面记录九州之山川、土壤、物产、贡赋、道里等等，实为中国地志之源。《禹贡》之后，代有绍述，晋挚虞之《畿服经》，南朝陆澄之《地理书》、顾野王之《舆地志》，隋虞茂之《区宇图志》，唐李泰之《括地志》，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规模渐大，内容也更为丰实。至宋又有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存之《元丰九域志》。元明清三朝均有规模宏大的一统志之编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已达560卷之巨。

《周礼》亦成书于周秦之际，以六官为纲备列西周制度，有天官冢宰，上自大宰，下至夏采，计63种官职职掌；又有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所领官职均过于天官。对六官所属各官职，《周礼》均先记官名、爵秩、人数，再罗缀其职掌，此乃中国典志之源。自《周礼》后，典志

成为中国古代志书的一大门类。该类志书以制度为主，兼及其他。最具代表性者，有杜佑之《通典》、郑樵之《通志》、马端临之《文献通考》，亦即“三通”。此后，又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上述6种志书连同“三通”合称“九通”。另外，诸朝之“会要”，如《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等，亦属典志之类。

《山海经》包括《五藏山经》、《海内经》、《海内外经》、《大荒经》等内容，基本部分成书于秦统一前，主要记述涉及诸地的风土民俗、地理环境以及物产与神话，由于其内容中多有后人不能认知之成分，常被斥为荒诞不经。《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于形法家，《隋书·经籍志》并以后之志多将其列入地理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是“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认为是“古之巫书”。我们认为，从其主体内容看，既以记录风土民俗、神话传说为特色，应当是中国风土志之源。在《山海经》之后，风土之志渐兴，有地域性风土志、事类性风土志等等，前者如晋周处之《风土记》、宋范致明之《岳阳风土记》、宋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清王柏心之《监利风土记》等；后者如南朝梁宗懔之《荆楚岁时记》、北魏杨衒之

之《洛阳伽蓝记》、唐韩鄂之《岁华纪丽》、南宋陈元靓之《岁时广记》等。另外，综合性的通志式风土记也间有出现，东汉应劭之《风俗通义》是其代表。

《华阳国志》为晋常璩所撰。该书亦名《华阳国记》，所记地域为古九州之一的梁州。《禹贡》曰“华阳黑水惟梁州”，故称《华阳国志》。该志内容包括地理、人文历史与人物三部分，是有关该地的综合记录，故可视为中国方志发端之代表作。此前的春秋战国迄秦汉时代，亦多有地域性著述问世，东汉的“郡国之书”更是风行，但都是某一类的专志，或记历史，或记地理，或记乡党耆旧，还不是完整的方志。《华阳国志》之后，方志之书蔚然而兴，尤其是明清时代，省有通志，州府县镇亦各有志，知名学者多参与其中，一地之地理、人文、沿革、物产、田赋、教育、风土、人物、灾异等均囊括其中。方志之续修补纂亦保障了其功能与内容的常新不辍。据统计，仅清代编修的方志就达4655种。

综上所述，地志、典志、风土志、方志构架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横向支架，它们与各种史乘所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支架相组合，便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代相传承的来龙去脉，涵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所有的内涵。

近世以来，随着新理论的传入与建

立，面向社会与人文的新学科也层出不穷。古代志书中的地志、典志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或汇入新学，另成门户；或湮没无闻，未有绍述。方志与风土志则未有替代者，无论其编纂方式、编纂内容，还是其基本功能、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都不可替代。故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方志之编修勃兴，自各省之省志至各市县之市志、县志，多编修一过，至于镇志、村志亦颇有编修。与之相应，各种形式的民俗志亦承风土志之主脉，悄然兴修。有地域性民俗志，上承周处之《风土记》，一省之民俗志、一市一县甚至一村之民俗志陆续面世；有事类性民俗志，上接《荆楚岁时记》、《岁时广记》，自婚丧居住到岁时节日均间有问世者。惟涵括全国、上承《风俗通义》之民俗通志尚付阙如，这对于民俗志、民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大缺憾，亟待匡补。这是我们发起编纂《中国民俗通志》的本意之一。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构建中，民俗与民俗学的意义是前提性与基础性的。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与竞争中，民俗与民俗学对于所在文明体的生存与发展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各文明体都走过了一条从封闭、碰撞到冲突的道路，又都在经历着交流、融合与统一的

进程。在文明的行进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归宿，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一种道路是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初发阶段，各文明体的形成与演进相对独立，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两河文明、中国古文明等等，都是在相对隔离的状态下独立形成的文明单元；此后不久，文明的碰撞也告产生，从希腊罗马、印度半岛到东亚地区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文明体；纪元以来，人类文明进入到定型与扩张阶段，西欧文明、斯拉夫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都形成于这一时期。文明体的定型又与其扩张密不可分，无论是定型中的文明还是业已成型的文明，都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扩张。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各文明体的发展日益失衡，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与掠夺性，直接造就了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依然如故，未来文明的前景似乎也应当是不断的冲突与抗争。这一现象是“文明冲突论”者立论的基点。

另一种道路是文明的交流与融会。自文明生成至今，各文明体之间的交流一直存在，而且，随着冲突时代的到来，这种交流日益强化。迄今而言，文明的交流已覆盖了所有文明体及其所有主体内容。无论是语言、文学、宗教信仰，还是民风民俗、艺术审美，无时无刻不在

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各文明体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各自的特征也不断减弱，人类文明的同一性日渐彰显。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兼并与文化殖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存文明体的开放性、兼容性越来越强，对于自身以外的文化的吸收、容纳已成为绝大部分文明体的共性。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文明的前景应当是一元同一，这是“文明同一论”或“文明融会论”者立论的基点。

对于“文明冲突论”抑或“文明同一论”、“文明融会论”，我们不必评判其得失，因为它们所立论的基点都是文明进程中的客观实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最大限度地拉近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使之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断趋同。在新的世纪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一体化必将实现，地域与民族的分野会不断减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文明的同一只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理论上的终极方向，在通往这个方向的路途中，不同文明体的多元共存与竞争甚至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行进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与生物的多样性对生

命世界的意义同等重要。到人类文明实现完全同一之日，恐怕也就是其走上衰亡之时。我们更要看到，在人类文明冲突与同一的矛盾运动中，任何一种文明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就四大古代文明而言，纪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文明便告衰歇；纪元之初，希腊文明消逝而去；此后不久，富有特色的古印度文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逝去的文明或沉淀为文化遗产，或同化入新的文明形态，逝者斯夫。历经沧桑的中国文明在步入现代文明之林后，面临着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的竞争与冲突，沉舟侧畔与枯木身边的故事依然故我。中国文明究竟何去何从，是像古埃及与希腊文明那样沦为文化遗产，还是继续保持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的愿望当然是后者。

既如此，如何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中国文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在新的中国文明的构建中，绵延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是不可舍弃的坚固基石，只有植根于坚实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壤，中国文明之干才会枝繁叶茂、常青不衰。而面对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如何清理芜杂、铺就基石，如何开垦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壤，则是我们民俗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众所周知，无论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还是民族意识，其基点都是民众百姓中所萌发、所传承、所蕴含的存载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习惯、思维偏好与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民俗。自文明产生之后，社会文明或者说社会文化就区分为雅与俗两大部分，而且，在传统社会，这一分野的距离在不断的扩大中。中国古代的“风”与“雅”、“俗”与“礼”所反映的就是这一分野。风与俗是民间社会所拥有，雅与礼则是上层社会的专有物，也是所谓的正统文化所在。长期以来，研究历史也好，研究传统也好，对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充溢于文卷、人们都可以津津乐道的正统文化上，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从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还有儒道法墨，但这些并不是中国文明的全部，也未必是中国文明的本体所在，我们的视点还应当同时或者说更多地放到负载着几千年文明的芸芸众生之中。

从文明的进程我们不难看出，风与俗是雅与礼之源，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都是由风、俗而来，是对风、俗改造加工的结果，无论是繁复的礼制礼法还是典雅的唐诗宋词，都来自民间的风俗、歌谣。正统文化对风俗的改造吸纳是不间断的过程，民间风俗的萌发、生成以及它们对正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同样也是

不间断的过程。正统与民间的这种矛盾互动酿就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风与俗就是中国文明的源泉所在。我们还可以看出，作为正统文化的雅与礼虽然不断地向民间渗透、征服，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征服、改变民间社会的风与俗，民间社会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风与俗依然是最多数民众的自发选择。即便是那些上层社会中人，礼与雅的光影下仍时时可见抹不去的民间风俗的遗存，这又缘于他们本身大多来自民间，这也是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一个基本分野点。

基于中国文明二元结构的特性及其特定的矛盾运动方式，要真正认识把握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真正认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情、我们的民族性，就必须全面认识千千万万民众中所生发、传承、使用并认知的民间风与俗，这是我们发起编纂《中国民俗通志》的本意之一。

事实上，对于民间风与俗也就是民俗的关注由来已久，自周秦至明清，观采风俗、注重民间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随着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民俗研究与民俗学也正式肇始。自1919年前后的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歌谣》周刊的创刊至今已八十多年。在中国民俗学

八十多年的历程中，民俗学人们筚路蓝缕，历尽坎坷，初步构建起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架构，民俗调查工作与民俗理论研究都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当然，由于历史的坎坷与民俗学科自身建设的不足，在学科领域还有相当数量的荒芜之地等待开垦。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提出，民俗学的内容可以分为六大部分，即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资料学。我们认为这六部分内容又可以合而为三，即：理论前提——民俗学原理与民俗学史；民俗研究本体——民俗史与民俗志；民俗研究手段——民俗学方法论与资料学。八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上述部分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也都存在着不等的缺环与不足。以民俗研究本体而论，民俗史的研究成果颇丰，既有通史性的《中国风俗通史》、《中国风俗史》，又有民俗事象或民俗断代史的大量成果。现有研究虽然学术价值与学术质量仍有参差，但已覆盖了民俗史的基本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学术界深厚的历史研究基础与近数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与民俗史相比，民俗志应当是本体中的本体，是整个民俗学的基础所在。近数十年来，民俗志的编修也是方兴未艾，既有以地域为基点的地方民俗志，又有以

民俗事象为基点的专题民俗志，这得益于广大民俗工作者对民俗学田野调查的重视以及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的问世。与此同时，民俗学界也开始了面向全国民俗志的编修。段宝林先生曾经发起编修的《中国民俗大全》与陶立璠先生正在主持的《中国民俗大系》是两项富有开创意义与基础意义的民俗学工程，对于全国性民俗志的编修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但毋庸讳言，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俗通志的编纂，一方面，其内容与体例还不是严格的志书体，另一方面，它们都仿民初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以地域为单位分别编修，属于各省民俗之合编。上述两书之命名为“大全”与“大系”，也是恰当的。因此，能够反映中国民俗全貌的中国民俗通志至今尚未出现，这是民俗志研究的一大空白，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缺憾。这是我们发起编修这部《中国民俗通志》的本意之三。

《中国民俗通志》在编修中力图体现“通”与“志”两大特性。所谓“通”，旨在打破地域界限，面向全国范围，以民俗事象为纲加以贯通。全书共分为22卷，计有：节日志、生养志、婚嫁志、丧葬志、生产志（上、下）、商贸志、服饰志、饮食志、居住志、交通志、宗族志、江湖志、庙会志、交际志、信仰志、禁

忌志、演艺志、游艺志、民间文学志(上、下)、民间工艺志、民间语言志、医药志。

本志各卷使用统一结构,采用章、节、目的形式。各章节的设置力求做到能够全面反映某一民俗事象在全国流行的概貌,同时也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民族,反映出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所记述的民俗事象以汉族为主,兼及各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内容。撰写中充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对于有争议或容易产生争议的少数民族民俗事象,以受到多数人赞同的本民族学者的观点为准。书稿中凡涉及跨界民族问题,均按国家颁布的文件处理;凡涉及民族政策的,亦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令。

所谓“志”是突出其志书特色,具体而言,力图处理好五个问题:

一是史与志的关系。史与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所谓“纵通”与“横通”的问题,《中国民俗通志》采用纵通与横通相结合的方式,以横通为主,以纵通为辅。因此,在每卷的前面设立“概说”部分,该部分内容包括:概述所述民俗事象的历史沿革;介绍学术界对所述民俗事象的研究状况;本卷记述民俗事象的理论依据或突破。概说后再分章叙述有关内容。

在具体事象的叙述中,根据内容的需要,用恰当的方式和文字,点出事象

的源头或演变,但绝不做过多的铺陈,而是点到为止。

本志所记民俗事象的时间是以20世纪前50年为基点,主要记述正在发生的、行将消亡的、消亡未久的民俗事象。对于5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民俗事象,采用慎重处理、点到为止、缺而不论的原则。这种时间纬度,是在充分考虑民俗事象所具有的传承性的基础上确定的。

二是述与论的关系。民俗志是一种志书,它必须遵循志书写作的基本要求。在述与论的关系方面,以“述”为主,“述”是全书提纲和行文的基点。本志的“论”首先体现在全书前面的概说部分中;其次,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通过对材料的取舍、剪裁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理论视角。

三是个案与一般的关系。作为民俗志,如何体现出民俗鲜活生动的特点?我们在编纂中主张采用点面结合、疏密得当的方式。所谓“点”,就是民俗个案,通过对个案的运用,将“点”写细,使全书“出彩”;所谓“面”,就是在有限的文字中照顾到民俗事象的多样性、多面性,以民俗类型为经纬,体现通志全面、周到的特点。

四是民间与官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民俗通志是对中国民众民俗事象的记录,这些事象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乡间

流行着、存活着，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根基。因此，本志在记述上，采取“重乡村，轻城市；重民间，轻官方”的基本原则。

五是资料的运用。作为志书，对于资料的运用，提倡以田野报告等第一手资料（或别人所做的、可靠的田野资料）为主，以近现代田野资料为主，以文献记录资料为辅。对于田野资料，应该以尊重的立场和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尤其应该重视并且注意运用近二十年来的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有关资料则应慎用。

我们力争在前人研究探索的基础上，按照上述构想，完成不负于时代与

学术要求的《中国民俗通志》。令人感动的是，自此议首倡到编纂委员会的组建、编修学者的确定，直到今日全部通志的杀青付梓，我们始终得到全国民俗学界诸师长同仁的奖掖支持。他们或参与其中，或出谋划策，或指点评判，令人感铭。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慨然支持《中国民俗通志》的编修与出版，不惮辛苦，多方组织，为民俗事业和中华文明之复兴竭力襄成，更令人感铭。

《中国民俗通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10月



目 录

总 序 /1

概 说 /1

- 一、中国民间文学的展演背景 /1
- 二、发生学意义上的多源共生 /3
- 三、历史交流中的互渗互补 /4
- 四、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交融整合 /7

第一章 中国神话 /10

第一节 概说 /10

- 一、中国神话之资源 /10
- 二、中国神话之研究 /11

第二节 汉族神话 /16

- 一、古典神话 /16
- 二、道教神话 /30
- 三、佛教神话 /47
- 四、近代民间神话 /59

第三节 少数民族神话 /65

- 一、概述 /65
- 二、人类起源神话 /67
- 三、人类环境神话 /78

四、族源神话 /92

五、人类生活神话 /105

第二章 民间传说 /115

第一节 概说 /115

- 一、民间传说的特点与分类 /115
- 二、中国民间传说的历史发展 /117
- 三、中国民间传说的研究状况 /119

第二节 历史传说 /120

- 一、政治人物传说 /121
- 二、文化人物传说 /124
- 三、能工巧匠传说 /127
- 四、僧人道士传说 /130
- 五、其他人物传说 /137

第三节 风物传说 /138

- 一、历史名胜传说 /139
- 二、宗教遗迹传说 /142
- 三、社会伦理传说 /144
- 四、自然景观传说 /147

五、动植物传说 /150

第四节 社会风俗传说 /153

- 一、岁时节日传说 /154

- 二、社会风俗传说 /157
- 三、衣食住行和土特产传说 /161
- 第五节 中国四大传说 /162
- 一、牛郎织女 /163
- 二、梁山伯与祝英台 /165
- 三、孟姜女 /168
- 四、白蛇传 /170

第三章 民间故事 /172

- 第一节 概说 /172
- 一、中国历代的故事活动 /172
- 二、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 /179
- 第二节 民间幻想故事 /182
- 一、神奇的婚姻 /183
- 二、神奇的经历 /192
- 三、神奇的人物 /199
- 四、神奇的精灵 /202
- 五、魔法、禁忌和宝物 /210
- 第三节 民间写实故事 /213
- 一、婚姻家庭故事 /213
- 二、社会生活故事 /218

- 第四节 机智人物故事 /223
- 一、何谓“机智人物故事” /223
- 二、机智人物故事的历史渊源 /224
- 三、机智人物故事类型 /226
- 四、机智人物故事中的智慧与手法 /229
- 第五节 民间寓言 /232
- 一、道德寓言 /232
- 二、经验寓言 /233
- 三、哲理寓言 /233
- 四、中国民间寓言史略 /233
- 第六节 民间笑话 /237
- 一、家庭生活笑话 /238
- 二、社会斗争笑话 /242
- 三、人性弱点笑话 /246
- 四、语言文字幽默 /253
- 五、笑话的艺术特征与社会功能 /256

参考书目 /259

后 记 /264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不仅在各种民俗事象（如歌节、宗教仪式、人生仪礼等）中承担着具体的民俗功能，而且以世代精心琢磨并通过民俗生活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故事、小戏、俗谚等文学文本，展现着集体的民俗意识，成为“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因此，民间文学是民俗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肇始的。许多国家的民俗学家都是先注意到本民族的民间文学，然后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发现民俗文化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意义。在中国，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学运动，首先是搜集民歌、民谣，然后扩展到民间故事，最后发展到对整个民俗文化领域的调查、采录和研究。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民俗学

的探路先锋，在民俗学学科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中国民间文学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各个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入这个宝库之前，让我们先鸟瞰一下它的总体背景与特征。

一、中国民间文学的展演背景

中国民间文学发生、成长和展演的空间背景，是亚洲东部的一片广大而自成单元的土地。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沿岸诸岛，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十五分之一，亚洲的四分之一，相当于整个欧洲。这块大地从西向东倾斜，形成“三级阶梯”。西部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其中耸立的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最高点。东面的黄土高原、北面的内蒙古高原和南面的云贵高原，构成这个台阶的第二级，海拔平均在1000米以上。中国四大

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都镶嵌在这一级阶梯之中。由西向东，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为界，进入第三级阶梯，这里海拔一般在500米以下，地形以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和覆盖着绿色植被的丘陵为主。这块四周由高山、大海和广漠作为自然屏障的大地，落差巨大，地貌迥异，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它就是中华民族世代代生息繁衍的家园。

考古学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发现了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①其中，属于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已星罗棋布地撒下了许许多多原始人群的足迹，他们以原始群、氏族、部落联盟等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各自的领土范围内用各自的生产方式向大自然索取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此后的漫长历史，如同费孝通教授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它的主流是由

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②直到最近一百多年来，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一直没有割断。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直到20世纪中叶仍在中国大地上并存。

在上述时空背景下，我们不难发现，极不相同的生态环境，使生存于其中的不同族群发明了不同的适应策略，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而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道路上经历的风风雨雨，也给他们的集体意识打下了不同的文化印记。于是，在他们那各具特色的民俗生活中世代传承、添加和累积的一些集体共创、共有、共享的民间文学传统，就成为他们的历史记录和生活写照，同时也化为他们集体意识与民族灵魂的寓所和文化身份的鲜明标识。

我们所说的中国民间文学，指的是

① 见苏秉琦为《中国通史》第2卷所写的序言，4页，该通史以白寿彝为总主编，第2卷由苏秉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4）。

生活在现在中国疆域里的五十多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口头文学。正如中华民族是在悠远历史和广阔地域中由众多分散的民族单位慢慢融合而成的一样，中国民间文学也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华文明外显符号的各民族民间文学，具有多源共生、互渗互补、交融整合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发生学意义上的多源共生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在新石器晚期的七千多处文化遗址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北起黑龙江，东到台湾岛，西南边陲的云南，天府之国的四川，茫茫大漠的内蒙古，繁花似锦的广东……到处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遗迹。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北华中有许多国家形成，其发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互相冲击、互相刺激，而彼此促长的……”^①“在这些满天繁星般的原始人群中，当有无数的口头文学在世代流传。由于这些原始文化彼此间交流很少，所以他们的民间文学必然有着各自独特的风貌和相对独立的传统。”

中国民间文学发生的多源性，从古代文献资料到当代田野调查都有许多证据。

从古籍记录来看，以汉籍中最著名的“古今语怪之祖”——《山海经》为

例，书中不仅提到许多不同的国名和族名，^②而且介绍了大量各地不同的神灵形象与祭祀方式。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山海经》中显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神话系统。茅盾早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中，就指出中国古史中以神王为首“诸神世系”至少有三个：伏羲、黄帝、帝俊。从甲骨文字看，古代中原民族称至上神为“帝”。袁珂先生说：“在《山海经》里，帝舜、帝丹朱、帝禹、帝台等，都是当时传述的上帝，所谓‘众帝’（《海外北经》）、‘群帝’（《大荒北经》）便是，这和当时混居中原的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非止一个的实际情况是大致相符的。”^③从神话学的角度看，一个至上神，往往代表着一个独立的神灵系统。以帝俊神话为例，他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53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

② 对这些国名与族名，徐显之在《〈山海经〉是一部最古的民族社会志》一文中概括说：“有以人的身体特征命名的，如周饒国（即侏儒国）、毛民国、白民国、拘纁之国等；有以衣服文饰特征来命名的，如贯胸国、雕题国、羽民国等；有以生产劳动的特征命名的，如司鹿之国、长臂国、劳民国等；有以人类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特征来命名的，如女子国、丈夫国、三首国、三身国等；有以历史名人命名的，如轩辕之国、西王母、颛顼、夏后启等；也有以地理特征命名的，如大幽之国、沃之国等；也有由转译而来而后成为特定名称的，如殷、齐、苗民、尧、巴、瓠、閼、朝鲜、肃慎、天毒等。”见王善才主编《山海经与中华文化》，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③ 袁珂：《中国神话史》，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的妻子羲和生育了10个太阳（《大荒南经》），另一个妻子常羲生育了12个月亮（《大荒西经》），他曾赐给羿彤弓素轡，让他下凡去扶助百姓（《海内经》），他还生有许多杰出的子孙，如发明农业的后稷（《大荒西经》）、发明手工业的义均（《海内经》）、发明舟船的番禺（《大荒西经》）、发明木车的吉光（《海内经》），他的许多后裔都自成一国，如黑齿之国、白民之国、司幽之国、季厘之国等等，显然，帝俊神话与黄帝神话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又如《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尽管她的名字未冠上“帝”号，但她的神话也明显自成体系。《山海经》神话系统中的多元性，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学在发生学上的多源特征。

当代对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传承的田野调查，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民间文学源头众多，而且表明这些不同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中有着旺盛的原创力与顽强的生命力。中国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神话体系，其中各种不同的神灵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出不同的世界，繁衍出不同的族群。在中国西部与北部，流传着许多宏大的英雄史诗，其中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长达100万行以上，篇幅超过了世界五大史诗的总和。^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篇幅都在20万行以上。哈萨克族的《克里

木的四十个勇士》，也是一首类似英雄史诗的民间长诗。在西南云贵高原和东部丘陵地区，发现了庞大的创世史诗群。如纳西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阿昌族的《帕米麻与遮米麻》、壮族的《布洛陀》、苗族的《古歌》、侗族的《司岗里》、白族的《创世纪打歌》等等。这些英雄史诗与创世史诗的发现，与汉族文化史诗的缺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也有不同的传统与形式，回族的“花儿”、内蒙的“爬山调”、藏族的“鲁”“谐”、侗族的“嘎”“耶”“款”、壮族的“欢”“勒脚歌”……与汉族各地区不同风格的歌谣交相辉映，就像一座美不胜收的大花园。各民族各地区还有许多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民间戏曲，这些有着不同的起源、在不同环境下表演着不同生活与故事的民间戏曲，成为各地民俗中独具特色的风景。中国大地上各民族以自己的集体智慧与艺术天才，用自己的语言、体裁、风格来进行创作和传承的民间文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宝库，表现出一种多源共生、异彩纷呈的整体文学景观。

三、历史交流中的互渗互补

中国民间文学的第二个鲜明特点，

① “五大史诗”一般指：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